說郛目録

弓第二十一

青箱雜記 吳處厚
冷齋夜話 釋惠洪
癸辛雜識 周密
墨莊漫録 張邦基
龍川別志 蘇轍
羅湖野録 釋曉瑩
鶴林玉露 羅大經

國家圖書館藏

雲谿友議 范攄

青箱雜記

宋 吳處厚

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值四方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禋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眞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

公忘形交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編紵之意乎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里吠狗見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滚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滚筠曰食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 結豐 僧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奔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

又 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

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馬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經也燁應聲曰何不他七上八意失其下馬徒行也

五代之際天下割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則猶奉稱藩觀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定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揚盛軒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爲偁贈
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
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十
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
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世譏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
矣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
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
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
贓吏悚而退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
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
以邢昺爲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邢
昺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

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盧徽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仕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超男名首郎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郎呼韋遨作父滿韋全男女名插娘郎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腫娘郎呼庶作父腫妻作嬸腫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蓉裘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趂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又蜀有痰市而間日一集如痰瘧之一發則其俗又

以冷熱發歇爲市譽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朝巨公呂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皆有人倫之鑒故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斯言信矣

翰林王公洙脩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災侍御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即滯留王雖早歲奇

曉即遷擢長短此所稟有分王公竟不起

小說載盧攜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者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艸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

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朝廟供應則忌麄野嘲嘻至於村歌社舞則又喜焉茲亦與文章相類安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象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韵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合錄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搘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

暗似籠烟宴坐麤凭几乘騎困彈鞭頭搖如轉旋唇
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
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
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
少屐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
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
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
到久相延褁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
感聽哀弦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
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暗
艾爆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漸捏拳心驚嫌蹴踘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擢尷似飽爲覩瞻多目眩牽
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拑几杖寧
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
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
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
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未絳
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齷

齒食頻塡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
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塼好生焚鳥網惡
殺折漁船既感桑榆日當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
不賸狂顛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
世或覘氣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
花艸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
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
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左氏傳曰魏大名也故魏府號大名府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
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
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
可憙者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
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遠
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廻江行晚泊云
嶺暮春猨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歸禽
動疎竹落果響寒塘贈陳六府云野人傳梠鶴山吏

學彈琴夜坐云香淺氷生井宵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送選客云浪經蛟浦濶山入鬼門寒經緣公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眞在一峯寒上云河氷堅度馬塞雪密藏鵰喜長公至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幾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楊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番壘[illegible]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illegible]行云林斷戚墮山江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牀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鼎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宿肇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閑潮動舸秋迥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落風中盡蟲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

雲繞旂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斷虫聲出峯迴鶴影沉書韓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遥霜月低觀宴鄉老云海鷗聽舜樂山鬼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狐夜燈移塚狐晚夏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大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詩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林

沈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助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橙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鳥含迴雁過渚田遥送人牧榮州云山色臨巴迴江流入漢清春申道中云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逢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嵩溜濺碁寒栖霞寺云境閑僧渡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岡起秋帆轉渚斜楊秘監池上云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碁濕風長枕簟寒塞下云離磧雁衝雪渡河人上氷寄白閣能上人云夜梵通雲實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

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陽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賀劉舍人云日纏黃道過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燈催曉盡胡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雁行沈古戍鵰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云景霽雲廻合秋生樹動搖過陳博舊居云亂水僧頻過草林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清驚枕空庭月伴琴維邢道中云馬渡水河濶鵰盤噴日高國清寺秋居云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書平上人山房云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日風吹繞春雲贈僧上人云坐石雲生袖添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暝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郡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春鷺書殿方展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疎寒柝雲濤閃盡旂宿齊上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寇官贊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

潤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犺下聽琴送孫荆州云畫鷁浮秋浪金鐃響夕雲江城晚望云丹楓映郭迥綠嶼青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入雲吹書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博山莊云圍碁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官中詞云井寒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云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嗣上人云拂石雲離筆嘗茶月入鐺舟行云遠嶼迎檣出寒林帶岸迴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節馬蠻淮亭云路橫崗燒斷風轉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劒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高譚書齋云品畫逢名嶽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雲陰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遙羣馬小天濶一鵰平范溶周池云江花凌霰老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鵰天高畧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霑車

冷齋夜話

釋　惠洪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眞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游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

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關士大夫蕭何何以知
韓信竟未有以答之者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邇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
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
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趾人一座大笑噴
飯滿桉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
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

也
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
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
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
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唐僧多隹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
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
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
鎮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
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以
布槖槖黥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
曰布槖中必金珠也予惟知其迂濶疑之乃問親舊
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
脫凍餒之厄槖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
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槖有李廷
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
餘無所有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
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臥
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及
而去

趙閱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
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
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
矣

王荆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蜉蝣見作息乃可耳

東坡嘗詩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緣玉深翹岸上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奥而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踏泥滑滑世俗爲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小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如此類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閑景象摩挲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硯閑砧坐當床人

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對人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躭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自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

逮欲倣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胆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眞處數聲桑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

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卧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

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予曰看楞嚴經亦曰於看橫陳事味如嚼蠟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荊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則公寄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紋賦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譬如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蘂中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

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爲魯直所稱賞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盖見賣餳者從乞一錢餳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翻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不學士也若无學士頑不破碎乎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發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耶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昔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宋　周密

王簡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令點檢烽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收籍其家得劄成理中尤幾千斤傳記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師憲第累丁肥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不可久留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軍卒輦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鞵一屋不足多也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克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鼎以道作詆孟黃次伋[illegible]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與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眞名言也

劉頌面黝黑似蠻人長之小兒啼語云劉[illegible]

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貼床壁無不立愈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葬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

嘗作詩記之曰碧桐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
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
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
處府官弔祭奠按武不相辨渾之不開踐踏成泥其
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
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
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
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
難覓返魂香

楊太眞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
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
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覷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
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
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等
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
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開元中明皇與申
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
玉城嵯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

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過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巳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 里爲立仙姑祠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顧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二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指曰姑遊廣愛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絕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遥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

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
旨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
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
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
安復改之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
孰是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
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板幾廢自丞相
文獻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
封以越薄紙書用簡板繩束人[illegible]則別以
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illegible]
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中因對首言之
有文藁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
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
切則用之貴且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
則竟留不還或別以他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
官則皆用蠟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
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槧蓋自古所無

也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産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亡自有一種名五鬚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鬚也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名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横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殤死者熙載

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奚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可以足月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

旣以才猷自負上知文昌廣政府寖寖乎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月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眷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强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揮鑿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旣傳史間亟旋即斥出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辨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

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麥麵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麰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一作麰又作麥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秋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溫麰則熱麩則冷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終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余爲國局嘗祠腊充奉禮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背間一時見者掩鼻恐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大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奚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君京既以才猷自負上知文昌廣政府寖寖乎[illegible]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强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揮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illegible]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間亟[illegible]旋即斥出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辨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

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麥麵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麰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一作麰又作麥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秋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溫麪則熱麩則冷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余爲國局嘗祠腊充奉禮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单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背間一時見者掩鼻恐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大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水父不以爲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蓋悉從亡其後道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宕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賦敗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容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

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即蠟所以重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密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術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作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弟子書蜜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或他別有所出也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來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冤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將張定叟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人某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

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賊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被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蘄川龔孟鉞爲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眩眩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諫以一組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喫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艮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還聯云龔運幹出題踈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許使所劾明年秋慶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莊漫錄

宋　張邦基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方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毗陵一士人姓常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黄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儇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黄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請降時善史以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執圭書堂廳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棊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飛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各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寧三年邢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孔雀毛若能厭則相繩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能厭以有獄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爲潑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有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屨令工以革護其首工[illegible]

非我校也公乃怒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嗔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瞼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城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嫌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之裴子野云漢頡陰侯胡白題

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各也又漢定遠侯擊人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人爲氊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秪是且權攝耳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慵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藝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譟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

寧三年邢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有猿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爲潑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有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illegible]非我也公乃怒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嗔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鎮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猊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之裴子野云漢頡陰侯胡白題

將一人服虔注曰自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匈奴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人爲氊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秪是且權攝耳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慚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憐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于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譟目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

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殊悞後之學者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物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爲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戲目之爲館職裏行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玉饑照東西樂有六幺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其對甚新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鶚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翥方叔皆巳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如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

拙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宜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侄文甚奇偉也其理南荒人瓶罌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泠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瀑流金線眞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奇格非文叔皆爲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韵突未知孰是

西京進花自李廸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秋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爲二觔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一斗霜鱗換濁醪云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即稱觔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論觔土風不可革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時爲之用比子瞻差少耳

世俗以阿阿則則爲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疏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贋廣韻及字書云贋五宴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鬼我豈無長鑱眞贋若難識韓非子口奪伐魯索鑱鼎魯以其贋往齊曰雁也魯曰眞也古人以雁爲贋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眞雁人必笑也

予少年在湘陽會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敺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淒涼颸城壓圍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爲鮮雲蓋前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飛者不可不成誦也

宋　蘇轍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崔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

入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槖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旣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驚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勑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旣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

惟永德夫頗遂極富貴

景德中契丹南牧眞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其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驄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王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輦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面奏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其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

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沈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宅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沈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伎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宦

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之蓋公自是始喜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大筯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其言於公公顰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

具爲公道此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言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廸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

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合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

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
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之
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
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
譽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
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
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
傲也大臣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
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士

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公之比其短其害亦必有
者蓋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諫使正人在上與物無
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
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
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
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
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而
此言之也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

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疎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樞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振慴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

初被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今復爾耳今已降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刺黥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言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蹇宅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

多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
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嘗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言
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其一言豈忘昔日事耶
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
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
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熏蒸疫疾隨起居人
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萊公出牓要路令饑民
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
待之民重公令殺米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
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
令供簿書給納雪鄭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
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
推其法於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
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
作叢冢葬之其間强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
指揮二字奏乞檢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
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爲得

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illegible]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業人臨堦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公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厚相友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裙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爲兩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盞蓋之燒之良久札札有聲揭蓋以松脂木投之[illegible]有異三投而藥成當知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訪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燄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投燄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illegible]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無他異

羅湖野錄

宋 釋曉瑩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追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多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于斷碑殘蠹簡陳編歲日浸久慮其湮墮故不復料揀錄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慨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有私藏諸以俟審訂覽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者

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爲無益爾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

決心法暨敘青州日聞雷有省卽說偈曰退食公堂

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徹

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

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元豐間以太子少保

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詩見

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

齋老只是阿村趙四郎又誌其壽瑩曰吾政已致

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卽不離

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瑩之說如

是如是觀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麗擅美于

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

賢于知機遠禍駕言從赤松子游者遠矣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梅公珣之女幼聰慧樂于禪

寂因從夫守官像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

既于言下領旨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圓悟

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

賞然道韻閑淡似不能言者至于開廓正見雅爲精
峭後于姑蘇西竺院薙髮爲尼名惟久宜和六年歿
坐而終道人生于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
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鉄磨爲伍至于生
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爾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
尚游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爲方外契晦堂因
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請公詮釋而至于
晦堂不然其說公愈形于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
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大犀香乎公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
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景中蓋疑
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
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噫世之
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一小
技豈虛也哉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屏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圈作圓相于後詣方丈呈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爲隣于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弊不易方是時次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忠直前抗論又迫暮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次心引頸而笑忠擲劍于地作[illegible]擬對忠即揮劍次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世以[illegible]

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畧曰[illegible]悟法輪之常轉次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世以[illegible]錄云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illegible]故居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illegible]堂司即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各重[illegible]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illegible]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illegible]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illegible]

海須彌枕石笋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三[illegible]
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illegible]
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着白[illegible]
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illegible]
羅漢准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亞[illegible]
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
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載雖所蘊未伸暐然未見
當時而垂稱于後世雲居可爲有子矣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顒公館于州治咨以心法

顒有證入而別後答顒書曰示論此事思惟必有
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彌遊過和尚即無始以
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
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彌百千劫[illegible]
何益于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
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illegible]
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
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彌兩次家
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鮮聰明過人能[illegible]

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由見箇涯畔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禮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況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尤爲難耳形以汗簡事奉顒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哉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游雲居同歎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强之本即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峰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謁懷禪師于池陽景德既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覺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犁長夜苦問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爲甚麼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主參見欵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既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方曰坐脫立亡不

君水蓬一省燒柴二免關機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繼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即語緇素曰吾去矣遂于青龍江上乘孟蘆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沒持既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成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遥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悝怪足黍桶裏著到波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卷前戀節竹阿阿阿老大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噫生虛故亦大矣普以爲游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于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于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媿乏餘珍廛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憂居里閈有手帖與

與化海老曰承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于淸兄淸兄
確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
摘却此事黃龍與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
送人上樹拔却佛也噫江西法道盛于元祐間恭彈
壓叢林者眼高耳況遴選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似偈
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南嶽芭蕉菴主泉禪師生于泉南祝髮于崇福院旣
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衡嶽佯狂
垢汙世莫能測以楮爲帔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
一條紙帔不使毳針求細意披來只麽且延時懸鍪
蚕苦勞檀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
來翫俗來翫黑地平空山水現五嶽炯凝是翠嶺四
時浪白爲銀線作人云甚模樣剛把漁蓑作高尚雖
多素質混然成免放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
僧直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遥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
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于老
南敬之以叔父至于放曠自任簡脫無檢豈非所謂
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帔無乃矯于後飾

肆意成歌有以諷于浮競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與之
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
妙聰敏出于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寧五
禪逆于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
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
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衆揚
曰五老机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
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未提綱之語盡貫前
者公陰喜之乃游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
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
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
境界公憤然就榻屢寢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趨翻溺
器忽大省發喜甚即和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
了也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
旦公有頌云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樞語如雷果
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
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謚

號遣使持文祭于嵩祠夫爵爲儒宗而崇佛教有如公者然非歛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成就至于嶽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出慈悲衆矢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謂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畢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于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月忽然

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闕後嘗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倮倮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鈎鏁千載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于白雲日董厮役辦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未聞館以明窻寵以清戢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縟既從釋得法于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

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
道山遥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
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
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
語爲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議其徒以不正之聲
混傷宗教然有樂于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
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龍牙才禪師受潭師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于天寧
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答云蘇
嚧蘇嚧進云蘇嚧蘇嚧還有不來意也無答云蘇嚧
蘇嚧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嚧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
曰龍牙答話只蘇嚧如何道林月菴乃應身而顧諸
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大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
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
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稱月菴續後二
句豈[illegible]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
[illegible]擊其事然月菴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燕坐瞌睡聞羣蛙

忽鳴鈸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
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
羅奇遽止曰和尚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
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
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
辭曰世奇淺陋豈敢妄作模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
金篦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
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尤更
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于佛眼之偈而浮躁衒
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迂禪師乃眞如昔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
甚高晚年逸居瀉山眞如菴有志于道者多往親炙
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拔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
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迂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
棒僧曰何故迂曰用拔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
塵勞先起又作麼生迂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
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
迂尚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

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朗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訴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

經兩頓悟後二日妙喜歸[illegible]本趨丈室是纔進闔未及叶詞妙喜曰本侍者這里方是徹頭尋于徑山首衆請歇席訪友謙公于建陽菴中謙適舉保寧頌子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着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于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

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于會心瞿然可使後世想
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游閱再夏而得曹洞宗
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艸靈花彩鳳銜夜半
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見異之及抵瀉山
作揷鍬井頌曰盡道瀉山父子和揷鍬尤自帶干戈
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而波巳而參草堂清
公獲印可尋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巳
有徘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
宣繼先之書達洪帥張公如堅堅命震以從衆望既
而主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謂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
謝之有況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恐縮而退彼交結
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
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恰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游淮山聞五
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
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即
打趂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

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趂爐灶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趂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遽下繩牀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眞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黜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既歸分寧

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石室說法有疏曰二十年前說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掃除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涸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鷄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茯苓逼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與眼上安眉圖佗放匙把筯自由識箇啜羹喫飯底滋味不是鏤喫明春骨曷勝未後拳椎法門

中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游海
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爲衆竭力
袒肩屈膝願唱誠于此會人天挑屑板釘咸歸命于
晦堂和尚獅子廣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
噫今之疏帶俳優而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
豈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肇巢大書
鑱于翠琰高照千古爲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于歸宗參侍眞淨和尚而至寶峰
一日有客問眞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眞淨曰也有
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旣退洪殊自不安卽詣眞淨
決所疑眞淨舉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
上絕垂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
麽生自安身法洪便喝眞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
有不到處洪忽于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擯去
時年二十有九及游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
穴意寄呈眞淨曰五白猫兒無縫鏟等閑拋出令人
怕翻身逃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覇如今也解弄
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

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荐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于後耶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蔗洲廣因蘭若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于衆寮曰先德有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安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五奇而閩人晦朔獲證者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禪徒交往廬山叢林于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譖于郡將民其衣乃寫太平菴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鉢盂冊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請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未幾遷雲

居道愈尊聲益盛以偽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愈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椎胸貧子一文錢嗟夫言忤郡將而獲譴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于舜也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嬾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眞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于叢林蓋放曠自如者

藉以暢情樂道而謫于水雲影裏其解脫游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蘇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罹回祿黽勉于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狐話曰含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齊爲架三門乃告

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于學徒亦鮮假詞色眞有丈風卓然可敬也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于尺素尤爲曲盡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眞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箇路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於汝道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謙之言如雲峯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温州江心龍翔肱禪師天資嚴重能蹤跡其師高菴悟公之爲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游雁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雨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

此間肱後住筠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在之以緣復與高菴寘會此非偶然耳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菴與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偈證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去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覷來猶剌物縱使當機覿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爲禪狀元諱其然乎以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趣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

爲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巳嚥津能省嚥津眞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又何知龍肉卽猪肉細語微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曾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偶辨明厥有吉哉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靈源荐佛鑑於舒守孫鼎臣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雪竇文佛以又六金襴袈裟披于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畧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當談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遠惡亦猶藥不在精粗愈病者爲良耳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枯髏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曰毒龍猛虎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既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設自橫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迭和與夫提盂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山祖堂自讚曰吾眞難貌班班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又塔銘戒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玄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

等論師及參得禪了開口更不着經論一字以其說
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二衢最久而與烏巨行
禪師爲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
呈照覺總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
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詩能
爲料聖否行卽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
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呼登時照覺能
奮金剛椎碎東坡之巢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太顛之
門有尊昌黎耶歸烏巨向曾程二公吝露鋒鋩豈能
洗叢林鹽醋之嘆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嘗以百丈野狐頓得叢林之譽其
須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
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
搖鈴鐸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
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晷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
曾少壯游嶽兩三遭信爲明眼宗匠此乃其游戲丁

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摸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游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月出東方夜落西嶺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牌香日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旃檀表勤意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携家屬致拜且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

奏浮嶺禪師號以仲敬焉蓋取其編略其所出可謂道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炊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覺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炊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智即當胸毆一拳炊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炊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福得其訃音即陞座曰法

因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廻侍僧編次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訴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欲心爲猶于聞訃嘆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道爲云則不然生譽欲毀與市輩無異眞可羞也

明州和菴主從南嶽辨禪師游叢林以爲飽參及逸居雪竇之前山栖雲菴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主者嫉其勝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居杖錫山一日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獨處居菴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二日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閑三日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嬾能頻對客攀蘿又上一峻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慈形如亦何與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致徙居憨德名累人信矣夫

鶴林玉露

盧陵羅大經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煑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鬲鑊用瓶煑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金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梱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

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花心吐雪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間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壺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芒鞋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唐子西詩云山靜佀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閑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生

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撰新歌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月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得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

題壁間甸米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便卧松窓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

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窓誰伴醉開顔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葦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子作漁樵杜荀鶴

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掛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

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澗畧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之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見優劣

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
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
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
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
可人之流也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
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
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
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頗於動作遂不免遵
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
比之京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
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
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
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
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
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
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

野服又謂之便服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祗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淸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有僧喇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檃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

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梁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絕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雲倚橫參又愛清貴美煙月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菼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唐　范攄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至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複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

乃得牧羊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
勸殺之筌以爲不可留此雖必爲區宇今殺之無
難殺假恐生眞矣則後神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
矣梁代志公讖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太行邀君
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
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于正月死也
後李遐問讖曰樵市人將盡函關馬不歸道逢山下
鬼環上繫羅衣

顏曾公爲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
惡與處乃賦一詩其略曰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
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插新髮明鏡從它別畫眉今日
便同行路客相逢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
牒以求別離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博學徧覽
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
王生之廩既虛豈親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
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衰貶僥倖者多將妻王決
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
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弃

其夫者

古名義士有廖有方拔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空旋逝之人于路傍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書板爲其記後廖君自西蜀取東川路至還靈合駙駙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饌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掇熊鹿之珍及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啼又贈畫繪錦一駄其價直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其妻之季兄也始知向埋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弔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頗察古今偶然萍一同流不可當如此厚惠遂促轡而前駙將奔騎而送逾一馳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將亦不挈還各佗恨東西物乃弃于林野鄉老以義士申州州以表奏于中朝其時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其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收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振華夷乃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于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徐元和已未歲落第西征過一公署聞呻吟之聲潛聽而未輟也乃於闇室之內見貧病兒郎問其患疾與行止强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後語唯以殘骸見相托餘皆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餓不能起余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殮之所恨不知其姓字葬爲金門舍人臨岐悽斷後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伸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題紅怨唐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類皆衰悴不備披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蘇思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有五使之號焉或和云愁見啼鶯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臨入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于巾箱或示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司官吏獨不許貢舉人後渥仕范陽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

篋覩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
慇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蜀僧喻號雲谿子者遁西遐峰厥氣方壯嘗遇玄朗
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朗公或遇
高才上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道啓此滅彼住無
營絕色或有愚昧學之流飲其開悟則吟以王上梵
志詩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志詩
雖鄙其理眞歸所謂歸眞悟道狥俗乖眞也詩云欺
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它便來往報答甚分明
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
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
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
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己
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廣收宅
四隣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
客置造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聲盡是分
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中心未平
實貧齋行莫遲富齋行則疾貪它油煑餛愛若波羅

寧飽日不知慙有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
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目彼之
大大身所損止如此眞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
兄弟猶上商即是成憂惱珠經虛滿堂滿堂何所用
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慙思量買得貧家地
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畜謀未入手
抵一柩願饑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屎
尿袋强將胭粉搽凡人無識見喚作一團花相牽入
地獄此最是寃家又曰生時不供作榮華死後隨車
强叫喚齊頭送到墓門西分你錢財各頭散又曰喚
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難欺慢口中佯念佛世
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家
有梵志文生死未入獄不論事有益且得耳根熱白
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手捻虀鹽亦勝設酒肉勸
君莫殺命背面生被嗔喚宅宅喚汝輪環作主人又
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眞想此便是如
來大皮裹大肉小皮裹小肉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
足省用分田宅却無橫奠蹙但存平等心天亦念孤

獨我身雖孤獨未死懷先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產
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
處又曰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却不
知賢愚深房禁婢妾對客誇　妻兒青石枕行路未知
身死時